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透過知識競賽 練就腹有詩書的下一代

——第四屆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編按：灼見名家傳媒主辦的「第四屆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賽場上同學們有智有勇，互相切磋較量，氣氛熱烈，一眾嘉賓又勸勉和鼓勵同學們繼續學好中國語文。本版特刊專稿報道盛況。

●劉思銘

旨在提升小學生對學習中國語文和中華文化興趣的「第四屆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圓滿結束。此項活動備受學界青睞，參與人數屢創新高。在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何文匯博士指導下，今年比賽特別加強《論語》和詩格律知識，以增加學生文化底蘊和品德修養。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英華小學、拔萃女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四校學生，從逾八十間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最終英華小學同學技高一籌，第三度奪冠；聖彼得小學榮獲亞軍，隊長王森同學並獲最佳表現獎；拔萃女小學、奉基千禧小學則分獲季、殿軍。

君子之學 貴乎慎始

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恭禧同學脫穎而出。他引用《荀子·勸學》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指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學生須多方面、點點滴滴地積累知識，又以「君子之學，貴乎慎始」，寄語同學謹慎學習才能成為有智慧的人，而小學正是關鍵的學習階段，教育局亦推出多項活動，致力加強語文和文化學習經歷。施俊輝感謝主辦方提供平台讓同學切磋交流、展示學習成果，以及教育同工循循善誘，為國家培育棟樑之才，為文化傳承貢獻一己之力。



今年腹有詩書比賽邀請了十五位高等院校中文系學者及資深中文老師擔任顧問及評判，並獲一



▲灼見名家傳媒董事局主席潘榮昌博士、文灼非社長、教育局施俊輝副局長、比賽顧問、贊助和支持機構代表、參賽師生、主持大合照。

眾熱心的善長仁翁贊助及支持，灼見名家傳媒社長文灼非在致詞時，特別感謝他們令比賽順利舉行。他表示，腹有詩書比賽有點像中國古代的科舉，進入總決賽有如參加殿試，而出賽的同學每人都像進士。文社長勉勵同學飽讀詩書的同時，也要學會待人接物，從《論語》中學習孝敬父母、尊敬師長、三人行必有我師，最終契合比賽的主題「腹有詩書氣自華」。

連續四年贊助腹有詩書比賽的鵬程慈善基金主席鍾志平博士表示，總決賽是王者之戰，參賽過程中可以溫故知新，自己也學到不少



▲潘榮昌主席（右）、文灼非社長（左）、鍾志平主席（右二）頒發最佳表現獎予聖公會聖彼得小學隊長王森同學。

知識，可謂教學相長。同學即使無法掄元，相信亦已達到腹有詩書的目標。他有感近年小學生中文水平有所增長，將會繼續支持這項比賽。紫檀贊助機構、中原地產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雄則讚揚同學治學用心，今天社會着重

STEM教育，透過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從小種下學習詩賦的種子，可以加強數碼素養，警惕科技的不足。旭日慈善基金代表楊燕芝認為，傳統文化承載了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和智慧，是繼往開來的泉源，而中文便是學習的基礎：「你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回報，亦將鼓勵更多同學學習中文，銘記中國人的身份，掌握中國文化的精髓。」

同學表現 智勇雙全

總決賽採取四隊對壘制，分必答題、搶答題及挑戰題三部分，範圍涵蓋古典文學、《論語》、中國文化歷史及詩格律，由文灼非社長、何文匯博士、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單周堯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研究教授陳瑞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潘銘銘博士擔任評判，亦邀請中大中文系副教授陳煒舜博士，夥拍

資深傳媒人范夏娃主持。總決賽中英華小學同學齊心作答，一路領先，聖彼得小學與拔萃女小學亦勢均力敵，緊隨其後，首次進入總決賽的奉基千禧小學雖稍有失誤，但志氣不減，謹慎應戰，仍取得不錯成績。何文匯博士點評賽果時認為，所有參賽者表現均有智有勇，參賽過程必定學有所成，當下或許感受不大，但日後定能感受到所學較同輩人多。他強調，粵語保留了平、上、去、入四聲，契合中古音的聲韻，最適合保存和弘揚詩賦精神，古人按照平仄格律創作詩賦，作品以粵語念起來便是活的，「保存粵語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責任」。而儒家重要經典《論語》是孔子言行的言論彙編，是自古以來修身齊家寶鑑，更不能輕忽，他自己便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座右銘，時時惕勵自己。

今年腹有詩書比賽橫跨大半個學年，參賽同學付出巨大努力，師長支持亦不可或缺，因此特別頒發學校獎、教育獎、親子獎予晉級總決賽的學校、晉級第二回合的負責老師，以及晉級準決賽的學生家長，感謝他們的付出。最後，大會頒發獎項予冠、亞、季及殿軍隊伍，以及嘉許最佳表現的同學，相約明年再見。

（圖片由灼見名家傳媒提供。作者為灼見名家高級多媒體編輯。）



▲潘榮昌主席（右）、文灼非社長（左）、何文匯博士（左二）頒發「腹有詩書學校獎」予入圍總決賽學校：（左三至六）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英華小學、拔萃女小學的校長和副校長。

人情味

●林中英

妹妹在假期裏回澳門探媽，發覺母親胃口不好，時把吃進嘴裏的食物吐出來，又說不出哪裏不舒服，只好先猜她是牙齒的問題吧。

聽保姆說起婆婆愛吃軟軟滑滑的沙河粉，妹妹到當地大街市場去，在中央街市內外繞了兩圈都找不到。她看到粥麵店有沙河粉，不想白走一趟的她有點厚顏問店主可否轉讓一些沙河粉，店主有點為難。妹妹將情由說出，店主聽到是一位九十五歲的老人吃的，立即把粉條裝進塑料袋中遞過去。當妹妹聽到只需付款一元五角，嚷着收多一點錢吧，太便宜了。店主說，可以的啦，我媽媽也九十多歲了。

接着妹妹又到菜市場裏買了兩元銀杏，又一次不好意思。攤檔老闆說小小交易都是生意呀。妹妹把這些當小故事說給我聽，又當謎語般叫我猜價錢，她說有點感動。賣給她沙河粉的店主能共情；賣給她銀杏的檔主的靈活來自體貼，帶着人情味的小事令人暖心。

人情味的重量不及恩義，施恩施義要有適當機會，而人情味藏在人際的縫隙中，質直樸

素，在一念之間自然散發的柔軟。在陌生地方感受到人情味，所獲如在心靈灌上雞湯。旅途中會為嘗的美食、看的好景、住到性價比高的旅舍、買得的心頭好高興，在時過日遷中能使我記住的，並為這個地方加分的，是曾遭遇過的人情味。

數年前的摩洛哥之行，由馬拉喀什前往瓦爾扎扎特，經過阿特拉斯山脈，車子在不平的山上公路往上爬，此行遊覽世界文化遺產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是柏柏爾人的村落遺址，那裏保留着比較完好的用黏土及乾草建成的泥屋，是摩洛哥南部土建工藝的典範。我們步行下山後要走過一條鋪上石頭的淺溪，溪中站着兩個小孩，主動伸手拉着走得顛顛的團員的手。過了溪，孩子伸手要小費，團友才明白這不是幫助，意態失望，付過費便張聲通知後頭的團友：是要收錢的。也有其他團員拉着伸過來的小手，給的都是小錢而已，多少只隨意。倘若你不接手也不會被推下溪中。

若然生活是過得去的，這般年紀的孩子不應是在校園裏讀書，在操場玩耍，在家裏被父母摟着嗎？這麼想，對一場人情味的誤會便理解、釋然。

（作者為澳門筆會會長。）

不讀與必讀

●朱少璋

「閱讀界」有所謂「四不讀」的說法，頗具爭議，常引起討論。

「四不讀」較流行的版本是「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男不讀《紅樓》，女不讀《西廂》」；未詳出處，相信是民間約定俗成的集體創作。

「少不讀《水滸》」，或因《水滸傳》「誹盜」；故事既講落草為寇講官逼民反，年輕人讀了，自然容易危害國家安全，不宜讀。「老不讀《三國》」，只緣《三國演義》中人工於心計、爾虞我詐，對提昇長者的個人修養沒幫助，不如不讀。「男不讀《紅樓》」，或謂《紅樓夢》通篇女兒香，頁頁悲金悼玉，男孩子讀之有損男兒氣概。至於「女不讀《西廂》」，極可能因為《西廂記》有「誨淫」之嫌；紅娘遞柬、鴛鴦投懷；女孩子又怎可以讀？

當然，讀者也可以細數這幾部名著在布局、筆法、主旨、內容及思想上的種種優點，反過來論證男女老少都要讀。不過，提出「四不讀」的人既然沒有提供具體理由，反對者又為

【文化綠蔭】

何要提出反對的理由呢？我在一本三十年代的舊雜誌上，就讀到很直接、很厲害的「反建議」：「……女不睇《西廂》；非人也。」不由拍案叫絕！「非人也」一句把前文的意思完全倒過來，由「不讀」變成「必讀」，既巧妙又有趣。

林語堂在《讀書的藝術》中強調「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固是論；若反過來說「世上無人人必不讀的書」，也並不太過牽強。且看二〇一五年既有亞馬遜編輯團隊發布「人生必讀一百本書」在前，二〇一八年就有復旦大學嚴鋒教授發表《不讀書單》在後。

一部書之所以「必讀」或「不讀」，若在「興趣」或「得益」上講，其實是很「個人」的事；所謂「理由」，都是主觀的，不能放之四海皆準。不過，我倒同意某些書之所以「必讀」乃基於「文化責任」上的考量——尤其經典作品。朱自清在《經典常談》的序文中說：「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四不讀」提及的《水滸》、《三國》、《紅樓》、《西廂》，本本都是經典；對「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來說——不論男女老少——是否「有接觸的義務」？閱讀當然要講興趣，但亦似乎不能只講興趣；箇中如何權衡斟酌，值得深思。

（作者為香港作家。）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道】

詩文彰故影 鬢序盛知音

●葉翠珠

—— 鄺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紀要

編按：為紀念香港著名學者、詩人鄺健行教授忌辰一周年，璞社於五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紀念座談會。是次座談會除了表達社友對鄺教授的追思和懷念，更希望透過社友的分享，與眾參加者一同回顧鄺教授在學術研究、詩文創作和教育傳承所作出的貢獻。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在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邵逸夫樓舉行了「鄺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活動由浸會大學古典詩社璞社籌辦，主持及講者皆為璞社社員。整場座談會主要討論鄺教授的創作及研究成果，由於活動設網上實時參與，交流時段線上線下都有不少發言和提問，氣氛活躍。

不忘師恩 懷緬鄺公其人其事

鄺健行教授（一九三七至二〇二三）是傑出的學者及創作者。二〇〇二年，鄺公與諸位修讀其「韻文習作」一科的學生創立古典詩社「璞社」，詩社近乎每月一聚，鄺公不僅投入創作，以為榜樣，並時有精妙評點，以為後學。時光不返，鄺公大去一周年，璞社同寅籌辦是次紀念座談會，以表達追念之情。座談會由董就雄主持，他表示應該懷着欣慰的心情，以輕鬆和研究學術的態度參與當天活動；因為鄺公詩作能得到更多人欣賞，不但值得大家欣慰，鄺公此心亦然。董就雄介紹，是次座談會的分享內容皆是五位璞社詩友的研究和閱讀心得。



活動分上、下兩場，五位講者依姓氏筆劃序發言，每人二十分鐘，上半場三位講者發言後，有二十分鐘全場討論時間。下半場兩位講者發言後，亦預留二十分鐘供參會者交流、發言。現場所見，參加者對幾位詩友的演講內容都很感興趣，在交流時間提出不少問題和意見，發言者包括線上和線下（校園會場內），各講者也積極回應，討論話題除了詩文作品，也談及鄺公生前遊蹤舊事。當天，有熱心社友特備點心，使中間十

餘分鐘的休息時間可以「邊食邊傾」，談笑聚首，當時氣氛確如主持人於開場時所期許的「輕鬆」。

多面向探討鄺公其文其詩

五位分享心得的講者，各有研究方向，他們的講題依次為朱少璋：〈鄺健行老師與粵語書寫〉、余龍傑：〈新韻賦出散濃馨——鄺健行老師論詩宜真宜新兼新詩舊詠舉隅〉、李思弦：〈鄺健行老師《光希晚拾稿》大陸遊覽、贈答詩研究〉、李耀章：〈淺談鄺健行老師詩中之俠士面貌——以《光希詩文存稿》為例〉及陳彥峯：〈論鄺健行老師「自詠」詩的精神境界〉。朱少璋從五個角度闡述鄺公對粵語書寫的態度和看法。首先是閱讀興趣。原來鄺公平日所讀之書也包括粵語書寫的作品。其次，討論。鄺公曾寫幾篇雜文是以粵曲作討論題材的，如〈聽粵曲〉、〈《秋墳》種種〉，收於《摘藝西東》。其三，分析。鄺公曾發表論文〈白駒榮《客途秋恨》上卷兩種唱本曲詞小議〉，可見鄺公對唱詞文本亦不輕視，同樣以嚴肅的學術方法做分析。其四，肯定粵語書寫的研究發展。朱少璋舉出其個人的經歷作例子，昔年他有意研究粵謳，得到鄺公大力讚許和鼓勵，又為其書《粵謳輯》寫序。最後，創作方面。鄺公身體力行書寫粵語文章，並表示此類作品為其最自負、最用心之作，例如曾用粵語撰寫書序和詩友間的贈答文章，不但把粵方言詞彙運用得淋漓盡致，還對偶工整。余龍傑提出鄺公主張寫詩「宜真宜新」的詩論。鄺公寫有〈論詩絕句〉四首，〈其一〉：「孤燈挑盡未成眠，草屋寒窗畫九天。已是計時分晝夜，偏聞更鼓度流年。」點出寫詩選詞應反

映現實生活，呈現現代之新事物。「挑燈」、「更鼓」這類不再是現代生活裏的器物不宜使用。講者繼而分享自己的新詩舊作〈大道〉，講述當時創作後拿給鄺公看，鄺公閱後把該詩「翻譯」成古典詩，取題為「贈詩效龍傑作」，並言新詩取象遺詞「往往另避蹊徑」，古典詩或可「適當兼融」。余龍傑表示，在現今文壇，大眾可能會認為新詩與舊詩是兩種體裁，並不相容；但他在學習舊體詩的過程中，發現二者皆為詩，總有可共用之處，具體如何，尚有很多研究空間。

李思弦是遼寧瀋陽人，她的發言主要關注鄺公的內地「遊覽」和「贈答」詩，並以《光希晚拾稿》為例。她表示鄺公很喜歡到內地遊玩、交朋友，內地各處都有很多故交至今仍很想念他。鄺公的遊覽範圍遍及大江南北，他的「遊覽詩」記錄了各地風物特色，詩歌「語新而意古」，「真切感人」。《光希晚拾稿》的贈答詩多是鄺公在唐代文學學會和杜甫學會年會期間，與諸位參會學者之間的贈答之作。講者歸納鄺公的「贈答詩」主要特點有二：一是故友久別重逢，「以詩相慰，情感真摯」；二是「擺脫應酬與干謁之氣」，不虛偽造作，純為人際情誼和學問的交流。李思弦指出，鄺公及諸位參與贈答詩創作的學者所寫的舊體詩，使詩歌「重新回歸生活日常」，展現其生命力，「也可視為新時期舊體文人詩、學者詩寫作範本，為後學詩詞寫作指明道路」。

一位大學者、大詩人的生命高度

李耀章談鄺公的「俠士面貌」。他表示，跟隨鄺公學習近廿年，鄺公除了溫文儒雅一面，還有

壯懷豪邁的一面，有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心腸，只是日常較少顯露出來。李耀章舉出鄺公詩作有「恥作雕蟲客，好戴遠遊冠」、「少年多慷慨，壯懷殊未已」、「良會豈宜避身失，不與泥濘不回轉」等句，見其胸襟氣派。講者曾修讀鄺公「武俠小說研究」一科，得知鄺老師眼中的俠是「貫穿仁義」。此人不必習武，但須有仁心，也有義的承諾，才算得上是「俠」；而唐以後多為「匹夫之俠」，重於習武而輕仁義心腸。李耀章閱讀鄺公詩作，感受到當中有俠的元素和特質，概言之，包括「仁心」、「頌勇」、「憫人」和「憂國」四方面。

陳彥峯的演講是探究鄺公的精神境界。講者從《光希詩文存稿》抽出數首「自詠」主題的詩作作研究對象。〈戲贈鄺健行先生〉三首既見傳統「解嘲」精神，亦呈現如王國維「人生三境」般的感悟。〈對鏡〉二首見鄺公對於自己年歲漸長，不免悵然，但仍熱愛生命，對生活有所眷戀，也有對生命價值的哲理反思。〈自拍〉二首是近年新作，〈其二〉：「堂堂青歲去，白髮任常新。曾倚迎風蕊，流香自攝真。」展現了人生境界的超脫，可能是比王國維「第三境」更高的境界。陳彥峯稱，數首詩作「反映詩人對人生、生命價值觀的轉變」，以此看到「一位大學者、大詩人的生命高度」，讀之可作榜樣。

鄺公是當世香港乃至華文世界的重要詩人。值其逝世一周年之際，璞社同寅舉辦交流座談會，從學術角度紀念賢師，致力使更多人了解鄺公的詩文創作，以及關注現當代人所寫的古典體詩。該活動不但具學術研究意義，亦是薪火相傳的實踐。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璞社社員。）



▲「鄺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眾講者、主持、參與者大合照。前排左四起：陳彥峯、朱少璋、董就雄、余龍傑。李思弦、李耀章於線上視像參會。（璞社提供）

妳在，或者不在 96, Rue Emile Zola 的家

●唐睿

療養院就在 Rue de Vaugirard 上？那麼它離我從前的居所豈不很近？

然而友人卻提醒我，從索邦大學廣場一直綿延到凡爾賽門的 Rue de Vaugirard，是巴黎舊城圈裏最長的街道，我從前的居所靠近路的東端，至於ミサワさんの療養院，則座落在西邊的路段。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

就像我初次尋訪那間位於 Rue Emile Zola, Noisy-le-Sec 的房子一樣。

上一次跟ミサワさん見面，已是二〇一八年，當時她差不多已年屆八旬。我懷着複雜而矛盾的訣別心情，踏着十年前的足印，從市中心搭乘地鐵十一號線來到 Mairie des Lilas，再轉乘巴士到 Place Carnot。沿途的社區幾乎沒變，都是一樣的頹唐，一樣的凋零寂寞。據說，這一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曾經是繁華的工人社區，因此處處都有以左翼思想家、政治家命名的街道，包括這條 Rue Emile Zola。

我在一個初冬的傍晚，首次踏進ミサワさんの宅院。由於低估了路程，當我走進起居室內時，另外三位年輕人，已經圍坐在煙爐前，邊喝咖啡邊聊天了。然後，ミサワさん讓我們到園子裏幫忙清理雜草，堆砌一下菜圃外圍的磚石，直到天黑，ミサワさん就在大屋的門前搖鈴，向花園喊道：「À table……」

園子的勞動，其實都是象徵式的，ミサワさんの本意，是藉着這個小小的沙龍，讓我們幾個初到巴黎的年輕人，得到一點溫飽和溫暖，互相熟絡，並在往後的日子裏互相扶持。ミサワさんの丈夫嘉野稔先生，生前就經常邀請初到巴黎的藝術家到他們家作客。一九五七

年，二十七歲的嘉野先生孤身來到法國學習雕塑，在我認識ミサワさんの前一年辭世，我只在一幀幀的照片裏見過他，在大屋各個角落的餘溫中認識他。隨着他的離世，還有ミサワさん日漸老邁，迴響在宅院裏的足音，就漸漸消逝遠去。

接踵而來的，卻是小偷和爆竊犯。

大概是攀緣到房頂的藤蔓，還有園裏叢生的雜草，讓他們將大宅鎖定為目標，他們起初只做些零星的敲打破壞，後來膽子愈來愈大，就趁着屋子沒人，破門搜掠。一幫羅馬尼亞的偷渡者，把整幢房子三層樓的每個房間都翻了一遍，而當晚ミサワさん更不巧在家，結果她的左邊臉頰，留下了一大片青色瘀痕。

凡此種種，我要到二〇一八年重訪巴黎時才知道。

悲劇之後，老人家的退化問題日益嚴重。她忘記了手機的帳單，忘記了網路的密碼，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我。於是，當我通過友人輾轉在二〇二三年的療養院找到她，圍坐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已跟我們身處在不同的時空了。

「人們從火車的車廂上上落落呢。」當我湊近她，奢望通俗電影的奇蹟能在這瞬間發生時，她凝視着我的臉龐，這樣對我說。

畢業之後，每次告別ミサワさん，我總懷着一種近乎訣別的心情，但原來，在生死辨證之外，還有一種同時存在又不存在的狀態。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不過我還找到了那條熟悉的 Rue Emile Zola。

在那種存在與不存在的大宅前，妳仍在喊着：「À table……」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一葦街渡入漁鄉

●黃秀蓮

全憑一葦街渡，讓我遊走於鴨洲洲與香港仔之間的鄰鄰一水。水道修長，舟楫密擁，微風吹來，小船輕漾。兩岸堤邊，綠蔭不絕，遠處漁歌隱隱，燈塔聳立，香港仔南避風塘真可入畫。

我循地鐵南港島線而來，無人駕駛的列車鑽出地面，奔往全線海拔最高的鴨洲洲東站去。在站外抬頭一望，撲入眼簾者是扯旗山、薄扶林，為之一愕，只緣從未在南區看山。步往水濱，卻見對岸山墳纍纍，猛然省起那是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其中一塊塋地永埋了蔡元培先生的巍巍抱負錚錚風骨。沿岸是鴨洲洲風之塔公園，形似風帆的帳篷，儼如現代劇院，覆蓋着清涼，可遊可觀，虛空處為活動場地，弧形看台可休憩，哪知前身是城巴車廠呢。漁港桅樁，都化為立體雕塑，既懷舊，又創新，以新景物印證舊情懷，以現代說明傳統，營造獨特漁鄉風韻，處處流露出改造景觀之眼光和魄力。觀景台宛如漁舟，未及登臨，作別充滿現代感的海濶，且先登街渡。

渡頭在近，蘭舟在候，小船木造，木質透着溫暖，船資僅兩塊半。摩打噠噠噠激起碎浪，可是靠在避風塘臂彎裏的船密密麻麻，街渡唯有從窄窄縫裏繞出來，滴溜溜輕盈一轉，已闖出重圍，直線抵達渡頭。清波碧水，波瀾不驚，避風塘自有一套讓路文化。水光茫茫着浮金流銀，尚未飽覽；波上晃晃蕩蕩，轉瞬已靠岸。一水之隔，似隔又近，航程只消四分鐘，意猶未盡，只好登岸。

香港仔這邊海鮮攤檔沿海林立，半在陸地半延伸水上。此岸另有風光，海濱公園寫實地融鑄漁鄉風貌，銅造雕塑勞苦而尊嚴地挺立，揚帆、撒網、捕撈、挑擔，漁民拼搏於波濤風雨的情景一一呈現，猶如露天民俗美術館。昔日漁獲買賣由魚欄操縱，掌管魚欄的都是岸上商人，常趁漁民有燃眉之急，就立約以高利貸款，債息滾過一樣纏繞。二戰期間漁業大受打擊，戰後政府決心取締魚欄，乃成立魚類統營處，只收百分之七佣金作經費，剩餘款項撥歸漁業發展，如低息貸款作修船修漁具之用。浮家泛宅，風浪顛簸，漁舟在勞碌裏憂患中駛進避風塘的庇護去。

（作者為香港作家。）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